



# 我是猫

【日本】夏目漱石 著 于雷 译

Wagahaiwa  
Nekodearu

译林世界文学名著

# 我是猫

[日本] 夏目漱石 著 于雷 译

## Wagahaiwa Nekodearu



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猫 / (日) 夏目漱石著; 于雷译. -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4. 3 重印  
(世界文学名著)  
ISBN 7-80657-285-6

I. 我… II. ①夏… ②于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近代  
IV. 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4208 号

书 名 我 是 猫  
作 者 [日本]夏目漱石  
译 者 于 雷  
责任编辑 叶宗敏  
原文出版 岩波书店 1962 年版  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 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  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  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印 刷 南京壹德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12.375  
插 页 4  
字 数 316 千  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7-80657-285-6/I·242  
定 价 (精装本)17.50 元  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# 序 言

一九〇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，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。翌年一月发表的《我是猫》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。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女作。

一九〇五年，漱石三十八岁。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，可以说是大器晚成。在这之前，他只零碎写过俳句，也没有形成风格。漱石四十九岁病逝，生命不长，创作经历更短，前后不过十年。漱石又是一个很怪癖的人，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。

一般说，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，要有构思的过程，有的甚至还有篇小说提纲，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。说来奇特，《我是猫》成为长篇小说，却是另一种情况。

漱石是正冈子规“写生文”的崇拜者。子规死后，《杜鹃》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。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《杜鹃》同人组织的“山会”上，他朗读了《我是猫》，颇得好评。《杜鹃》杂志载于新年号，立即引起广泛反响。“在下是猫。还没名没姓。”以演说姿态开始的这句话，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。“我”的原文为“吾辈”，后来成为小说的题名。“吾辈”、“余辈”、“我辈”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，强调用猫的眼睛观察人类和人类社会，带有嘲讽的意味。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，冻饿不堪，命运是不幸的。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，所见的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。《猫》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，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。他进一步让猫观察下去，二月号《杜鹃》发表了续篇，四月号发表第三篇，一九〇六年八月号完成最后一章节第十一篇。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编，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。

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渐构思的，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，既像抒情的“写生文”，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。作者后来谈，它“没有题旨，没有结构，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”。

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。

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，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。

一九〇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，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、最郁闷的一段时间。

回国后，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。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，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。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。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，漱石作俳句：“病妻室内灯昏暗 苦熬晚暮度秋天。”可以想见，一八八九年的秋季，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。漱石留英期间，曾给镜子写信，倾诉自己很孤独，责怪妻子不写信。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，一时传说他疯了。文部省曾有“夏目漱石精神失常”、护送回国的电文。回国后，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，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。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。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，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。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，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，动手打了女儿。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，请医生做过诊断。漱石的急躁、愤怒和越轨，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。

回国后，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，工作亦不顺利。“英国文学概说”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，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，后讲“文学论”，同样不受欢迎。他情绪低落，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，绝少出门。碰上好天气，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。他一度想要辞职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。

阴郁、愤懑、神经质等，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漱石后来说：“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。”可见，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。

这绝不意味着《猫》的创作失掉了理性。而是说，《猫》的创作

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。特别值得注意的,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,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。但它不是癫狂的疯人语,而是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,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。

为了说明这一问题,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。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,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,封建幕府垮台,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。父亲是江户(今东京)奉行所直辖的名主,世道虽然变了,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。母亲是商家的女儿,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。漱石初名金之助,不知为什么,父亲就是不喜欢,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,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。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。盐原也是名主,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,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。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,漱石重归自家。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。少年学过汉学,后学英语。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,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(今东京一高前身)。其间,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,争执不下,使他苦恼不堪。后来在小说《道草》中说:“不论从生父看,还是从养父看,他不是人,而是物品。”最终,生父付出赔偿,方告结束。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,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。一八九〇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,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。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,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,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。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,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、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。一九〇〇年留学英国。

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,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,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。

一九一一年,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《现代日本的开化》为题的演说。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“开化”,和欧洲是不同的。欧洲的开化是“内发的”,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,“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”。日本的开化却是“外发的”,是“在与外国接触”过程中

被迫转化的。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。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，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，从而“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”，就必然引起“国民的某种空虚感”，也会出现“不满与不安”，发生“神经衰弱”病症。为了不患“神经衰弱”，“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”，这是“苦恼的真实”。

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，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。他在一九〇六年写作的《片断》中也说：“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，就是厌世观的开始。”进一步发展，就会成为“真正的厌世文学”。

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，是“厌世”的观点。“厌世”、“苦恼”、“郁愤”是漱石常用的词汇，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。如他说：“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”，还说：“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，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”。一九〇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，他创作《猫》等，即是在“倾诉”自己的郁闷和忿懑。

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《片断》里还说：“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”，“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、不足年龄、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。”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。在一九〇五年前后，即写作《我是猫》的那个时刻，作家在《片断》中写道：“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。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。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。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。人爵——天爵。荣枯——正邪。得失——善恶。”

一九〇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，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，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。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：“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，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。”这导致“革命的必然性”，“卡尔·马克思的所论”是“理所当然的事”。

漱石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，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。《我是猫》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“金权社会”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，即“利害”、“正邪”、“善恶”、“不安”、“空虚”等。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

者,他使用的手法是“猫”的嘲讽和评断。其辛辣和深刻性,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。

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,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,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。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懑而已。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,那就是推进“内发的”变化。不过,漱石所说的日本的“内发”,与欧洲也不同。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,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。日本的另一条路,就是他后来提出的“则天去私”。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。在《猫》中,铃木藤十郎的“狂”、甘木医生的“死”和八木独仙的“信”都演绎着“则天去私”的观点。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“自然法”的修养,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。

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,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。漱石信仰的也是个人主义。“则天去私”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。一九一四年,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《我的个人主义》的讲演时说,“权力的威压”、“金钱的诱惑”会导致危险的后果,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。一个人首先要“发展个性”、“尊重个性”,“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,我是个人主义”。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“自己本位”立足,和“国家主义”不是背反的,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。他主张“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,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。但是,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,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。”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。

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、世界观的认识,是打开《我是猫》的门户的钥匙。有了这把钥匙,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。

《猫》的译者于雷,是我熟悉的作家、诗人、编审,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。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。现在他要我为《猫》写序,我高兴地答应了他。是为序。

吕元明



## 译者前言

首先，就书名的译法交代几句。

一九八五年我一动手翻译这部作品，就为小说开头第一句、也便是书名的译法陷于深深的困惑。历来，这本书都是被译为《我是猫》的，然而，我不大赞同。因为，一、原书名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判断句，就是说，它的题旨不在于求证“我是猫”，而是面对它眼里的愚蠢人类夸耀：“咱是猫，不是人”；二、尽管自诩为上知天文、下谙地理的圣猫、灵猫、神猫，本应大名鼎鼎，却还没有个名字，这矛盾的讽刺、幽默的声色，扩散为全书的风格。

问题在于原文的“吾辈”这个词怎么译才好。它是以“我”为核心，但又不同于日文的“私”(わたくし)。原来“吾辈”这个词，源于日本古代老臣在新帝面前的谦称。不亢不卑，却谦中有傲，类似我国古代宦官口里的“咱家”。明治前后，“吾辈”这个词流于市井，类似我国评书中的“在下”，孙悟空口里的“俺老孙”，还有自鸣得意的“咱”，以及“老敞”等等。“敞”，本是谦称，加个“老”字，就不是等闲之辈了。

我曾写信请教过一些日本朋友与国内作家、翻译家、编辑，有的同意用“在下”，有的同意用“咱家”，还有的劝我不要费脑筋耍什么花样，就译成“我是猫”蛮好。于是，我的译文改来改去，忽而“在下”，忽而“咱家”，忽而“小可”，总是举棋未定。直到刘德友先生和冷铁铮先生发表了学术性很强的论文，才胆子壮了，确定用“咱家”。当然，这是根据猫公心态和文章风格而定，并不是说“吾辈”只能译成“咱家”。近读日本一位已故公使留下的一篇与中国要人

接触的回忆录中，也曾以谦虚的口气用过“吾辈”一词，我想，这就不宜译成“咱家”，倒近乎“不才”、“小可”……

至于书名，因为至今日本文学史、甚至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都译为《我是猫》，已经深入人心，不便再改，所以，仍依旧译。不过，书名是“我是猫”，文中却译为“咱家是猫”，总有点别扭。但只好权且如此，敬候批评。

《我是猫》，够得上日本的才子书之一，也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。

夏目漱石，一生才华横溢，只搞十年创作，却留下了一系列珍品。他的全部作品，大体反映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一颗痛苦而不安的灵魂，反映了他在东方思维和西方文明、在虚幻理想与残酷现实、在迂腐守旧与拜金大潮之间的艰辛求探与惨痛折磨。

作者早期曾提倡写生文，将自然与人生当成一幅写生画来描绘。要求超脱莽莽红尘的污风俗雨，写“无我之境”的真实与美，反对自然主义在阴暗的现实中爬行。因此，他的前期作品固然以现实主义为基调，但浪漫气氛浓烈，绚丽、激情，长于雄辩，妙趣横生。到了中期，尽管曾提倡写超俗空灵的写生文，但写来写去，仍是摆脱不掉人世浓愁，心灵的悲苦凝于笔端，因此，文风趋实，有了新的深度。晚期，对物欲横流、私心膨胀的现实社会厌恶已极，幻想“则天去私”成为人心准则。但那个乌托邦，连他自己也想象不出将是个什么样子。他晚期作品的文字风格，苍凉、凝重，状物喻事精微得出神入化。

每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，总体看来，无不是那一民族或国家的气质、性格、智慧与感情的写照，如同烟波浩渺的一川大江，是民族的历史在思考……

《我是猫》，不知可否说是大和民族在明治时期精神反饋的“冥思录”之一。

《猫》所处的时代恰是明治维新以后。一方面，资本主义思潮兴起，人们学习西方，寻找个性，呼唤自由，自我意识和市场观念形成大潮；另一方面，东方固有的价值观、文化观与风尚习俗，包容着陈腐与优异，在抗议中沉没，在沉没中挣扎……

一群穷酸潦倒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思潮，既顺应，又嘲笑；既贬斥，又无奈，惶惶焉不知所措，只靠插科打诨、玩世不恭来消磨难挨的时光。他们时刻在嘲笑和捉弄别人，却又时刻遭受命运与时代的捉弄与嘲笑。

主人公是猫。以猫的眼睛看世界，这在当时，在创作手法上有一定的突破。今天常有作品以外星人的视觉看地球人，同样反映了人间积习，没一副超越现实的视角就看不透彻。

猫公很富于哲理，精于辞辩，对人类的弱点讽喻得十分透骨。例如：“世人褒贬，因时因地而不同，像我的眼珠一样变化多端。我的眼珠不过忽大忽小，而人间的评说却在颠倒黑白，颠倒黑白也无妨，因为事物本来就有两面和两头。只要抓住两头，对同一事物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这是人类通权达变的拿手好戏。”他抨击社会，也见地非凡：“……说不定整个社会便是疯人的群体。疯人们聚在一起，互相残杀，互相争吵，互相叫骂，互相角逐。莫非所谓社会，便是全体疯子的集合体，像细胞之于生物一样沉沉浮浮、浮浮沉沉地过活下去？说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辨是非，通情达理，反而成为障碍，才创造了疯人院，把那些人送了进去，不叫他们再见天日。如此说来，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才是正常人，而留在疯人院墙外的倒是些疯子了。说不定当疯人孤立时，到处都把他們看成疯子；但是，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，有了力量之后，便成为健全的人了。大疯子滥用金钱与权势，役使众多的小疯子，逞其淫威，还要被夸为杰出的人物，这种事是不鲜其例的，真是把人搞糊涂了。”

猫公博学多识，通晓天地古今，他引证或褒贬了荷马、毕达哥拉斯、笛卡儿、克莱尔、尼采、贝多芬、巴尔扎克、莎士比亚、孔子、老

子、宋玉、韩愈、鲍照、晏殊、陶渊明，以及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等等数不清的中外名人名言。他还很有点自由平等观念。他说：“既不能零售空气，又不能割据苍天，那么，土地私有，岂不也是不合理吗？”猫公针贬时弊，道出了一串串永远耐人寻味的警句名言，诸如：“咱家不清楚使地球旋转的究竟是什么力量，但是知道使社会动转的确实是金钱……连太阳能够平安地从东方升起，又平安地落在西方，也完全托了实业家的福。”“官吏本是人民的公仆、代理人，为了办事方便，人民才给了他们一定的权力。但是，他们却摇身一变，认为那权力是自身固有而不容人民置喙。”猫公批评大和魂说：“因为是魂，才常常恍恍惚惚。东乡大将有大和魂，鱼贩子阿银有大和魂，骗子、拐子、杀人犯也都有大和魂。‘大和魂！’日本人喊罢，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起来，百米之外，吭的一声。”猫公还敢于蔑视权贵，鼓励创新。他描画乌鸦在东乡元帅的铜像上便溺，把伊藤博文的照片倒贴在墙上。他说：“不从胯下倒看莎士比亚，文学就会灭亡……”

猫公喜怒笑骂，皆成文章。悲痛幻化的笑声，最令人难耐。

猫公如此神通广大，才高识卓，又公正锐敏，当然是神猫、奇猫、圣猫了。以他的眼睛看世界，悲痛化为笑声，怎能不尖酸苛薄！当然，他同时又是个俗猫，蠢猫。他自作聪明，假冒圣贤君子，误了不少事，吃了不少苦头，甚至不知酒桶会淹死猫，终于丢了性命。

小说尽管以“猫眼看世界”，但写来写去，创作主体还是人类中的一个“我”，或是人类的邻居、地球上的另一个他（猫）。假如以全宇宙中的“我”或永恒中的“他”来观察人类，更不知将写出什么样的奇书了。

小说在结构上也有突破。它以猫的视觉为坐轴，可长可短，忽东忽西，并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，也谈不上情节进展的逻辑，读来却也津津有味。日本小说曾有散文化的趋势，某些小说的散文化，是有欠充实的反映。而《猫》在当时，却是一种具有魅力的创

新。当然,老实说,作者最初并没有想写这么长。由于首章轰动,编者要他续写,他才铺陈连载,这说明他并没有通篇的完整构思,同时也说明如不是大家手笔,怎么会写得这么左右逢源,随心所欲。

在语言上,《猫》的格调既不全像《旅宿》那么豪放空灵,也不尽是《明暗》那么简练凝重,更有别于《心》和《从此以后》那么柔润细腻。在这里,刚柔兼用,雅俗并举,变化多端,声色俱艳。而且,将江户文学的幽默与风趣、汉学的典实与铿锵,西方文学的酣畅与机智熔为一炉,以致在语言的海洋中任情游弋,出神入化。笔墨忽而精炼隽永,针针见血,富于哲理;忽而九曲十回,浩浩大波,长于思辨。暂且摘引两句景色和人物描写的妙句。例如挖苦苦沙弥平庸的脸说:“假如春风总是吹拂这么一张平滑的脸,料想那春风也太清闲了吧!”写景:“给红松林装点过二三朱红的枫叶已经凋零,宛如逝去的梦。”“这声音毫不留情地震撼着初春恬静的空气,把个风软树静的太平盛世彻底庸俗化了。”有的像讽刺诗,有的像写意画,各得其妙。总之,假如以一颗艺术的心灵去触摸或感受他的作品,自然会体味到语言的色彩、声韵,甚至字字都是个生命体。

我国目前也正处观念转换时期,说不定猫公的观察,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不过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只得任人评说了。

窗外正大雪纷飞。东北雪总是那么魁伟、憨厚,却又沉甸甸、醉醺醺的。但愿这些披盔带甲的天兵天将,把猫公所诅咒的人间不平统统打杀。笔者将陪同读者,乘上瑞雪的幻舟,遨游一个梦里的清纯世界,何其快哉。

那么,让猫愁猫怨见鬼去吧!

于雷

一九九二年十一月

咱(zǎ)家是猫。名字嘛……还没有。

哪里出生?压根儿就搞不清!只恍惚记得好像在一个阴湿的地方咪咪叫。在那儿,咱家第一次看见了人。而且后来听说,他是一名寄人篱下的穷学生,属于人类中最残暴的一伙。相传这名学生常常逮住我们炖肉吃。不过当时,咱家还不懂事。倒也没觉得怎么可怕。只是被他嗖的一下子高高举起,总觉得有点六神无主。

咱家在学生的手心稍微稳住神儿,瞧了一眼学生的脸,这大约便是咱家平生第一次和所谓的“人”打个照面了。当时觉得这家伙可真是个怪物,其印象至今也还记忆犹新。单说那张脸,本应用毫毛来装点,却油光铮亮,活像个茶壶。其后咱家碰上的猫不算少,但是,像他这么不周正的脸,一次也未曾见过。况且,脸心儿鼓得太高,还不时地从一对黑窟窿里咕嘟嘟地喷出烟来。太呛得慌,可真折服了。如今总算明白:原来这是人在吸烟哩。

咱家在这名学生的掌心暂且舒适地趴着。可是,不大工夫,咱家竟以异常的快速旋转起来,弄不清是学生在动,还是咱家自己在动,反正迷糊得要命,直恶心。心想:这下子可完蛋喽!又咕咚一声,咱家被摔得两眼直冒金花。

只记得这些。至于后事如何,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蓦地定睛一看,学生不在,众多的猫哥们儿也一个不见,连咱家的命根子——妈妈也不知去向。并且,这儿和咱家过去呆过的地方不同,贼拉拉地亮,几乎不敢睁眼睛。哎哟哟,一切都那么稀奇古怪。咱家试着慢慢往外爬,浑身疼得厉害,原来咱家被一下子从稻草堆上摔到竹林里了。

好不容易爬出竹林,一瞧,对面有个大池塘。咱家蹲在池畔,

思量着如何是好，却想不出个好主意。忽然想起：“若是再哭一鼻子，那名学生会不会再来迎接？”于是，咱家咪咪地叫几声试试看，却没有一个人来。转眼间，寒风呼呼地掠过池面，眼看日落西山。肚子饿极了，哭都哭不出声来。没办法，只要能吃，什么都行，咱家决心到有食物的地方走走。

咱家神不知鬼不晓地绕到池塘的右侧。实在太艰苦。咬牙坚持，硬是往上爬。真是大喜，不知不觉已经爬到有人烟的地方。心想，若是爬进去，总会有点办法的。于是，咱家从篱笆墙的窟窿穿过，窜到一户人家的院内。缘分这东西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假如不是这道篱笆墙出了个洞，说不定咱家早已饿死在路旁了。常言说得好：“前世修来的福”嘛！这墙根上的破洞，至今仍是咱家拜访邻猫小花妹的交通要道。

且说，咱家虽然钻进了院内，却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。眨眼工夫，天黑了。肚子饿，身上冷，又下起雨来，情况十万火急。没法子，只得朝着亮堂些、暖和些的地方走去。走啊，走啊……今天回想起来，当时咱家已经钻进那户人家的宅子里了。

在这儿，咱家又有机会与学生以外的人们谋面。首先碰上的是女仆。这位，比刚才见到的那名学生更蛮横。一见面就突然掐住咱家的脖子，将咱家摔出门外。咳，这下子没命喽！两眼一闭，一命交天吧！

然而，饥寒交迫，万般难耐；乘女仆不备，溜进厨房。不大工夫，咱家又被摔了出去。摔出去，就再爬进来；爬进来，又被摔出去。记得周而复始，大约四五个回合。当时咱家恨透了这个丫头。前几天偷了她的秋刀鱼，报了仇，才算出了这口闷气。

当咱家最后一次眼看就要被她摔出手时，“何事吵嚷？”这家主人边说边走上前来。女仆倒提着咱家冲着主人说：“这只野猫崽子，三番五次摔它出去，可它还是爬进厨房，烦死人啦！”主人捋着鼻下那两撇黑胡，将咱家这副尊容端详了一会儿说：“那就把它收留下吧！”说罢，回房去了。

主人似乎是个言谈不多的人，女仆气哼哼地将咱家扔进厨房。于是，咱家便决定以主人之家为己家了。

主人很少和咱家见上一面。职业嘛，据说是教师。他一从学校回来，就一头钻进书房里，几乎从不跨出门槛一步。家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读书郎。他自己也装得很像刻苦读书的样儿。然而实际上，他并不像家人称道的那么好学。咱家常常蹑手蹑脚溜进他的书房偷偷瞧看，才知道他很贪睡午觉，不时地往刚刚翻过的书面上流口水。他由于害胃病，皮肤有点发黄，呈现出死挺挺的缺乏弹性的病态。可他偏偏又是个饕餮客，撑饱肚子就吃胃肠消化药，吃完药就翻书，读两三页就打盹儿，口水流到书本上，这便是他夜夜雷同的课程表。

咱家虽说是猫，却也经常思考问题。

当教师的真够逍遥自在。咱家若生而为人，非当教师不可。如此昏睡便是工作，猫也干得来的。尽管如此，若叫主人说，似乎再也没有比教师更辛苦的了。每当朋友来访，他总要怨天尤人地牢骚一通。

咱家在此刚刚落脚时，除了主人，都非常讨厌咱家。不论去哪儿，咱家总是被他们一脚踢开，不予理睬。他们是何等地不把咱家放在眼里！只要想想他们至今连个名字都不给起，便可见一斑了。万般无奈，咱家只好尽量争取陪伴在收留我的主人身旁。清晨主人读报时，我定要趴在他的膝盖；他午睡时，我定要爬上他的后背。这倒不是由于咱家对主人格外钟情，而是因为没人理睬，迫不得已嘛！

其后几经阅历，咱家决定早晨睡在饭桶盖上，夜里睡在暖炉上，晴朗的中午睡在檐廊中。不过，最开心的是夜里钻进这家孩子们的被窝里，和他们一同入梦。所谓“孩子们”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。到了晚上，他们俩就住在一个屋，睡在一个铺。咱家总是在他们俩之间找个容身之地，千方百计地挤进去。若是倒霉，碰醒一个孩子，就要惹下一场大祸。两个孩子，尤其那个小的，德行最坏，哪怕是深更半夜，也高声号叫：“猫来啦，猫来啦！”于是，患神经性消化不良的主人一定会被吵醒，从隔壁跑来。真的，前几天他还用格



尺狠狠地抽了咱家一顿屁股板子哪！

咱家和人类同居，越观察越不得不断定：他们都是些任性的家伙。尤其和他们同床共枕的孩提之辈，更是岂有此理！他们一高兴，就将咱家倒提起来，或是将布袋套在咱家的头上，时而抛出，时而塞进灶膛。而且，咱家若是稍一还手，他们就全家出动，四处追击，进行迫害。前些天咱家只在席上磨了几下爪，女主人便大发雷霆，从此，轻易不准咱家进客厅了。即使咱家在厨房那间只铺地板的屋子里冻得浑身发抖，他们也全然无动于衷。

咱家十分尊敬斜对过的白猫大嫂。她每次见面都说：“再也没有比人类更不通情达理的喽！”白嫂不久前生了四个白玉似的猫崽儿。听说就在第三天，那家寄居的学生竟把四只猫崽儿拎到房后的池塘。一古脑儿扔进池水之中。白嫂流着泪一五一十地倾诉，然后说：“我们猫族为了捍卫亲子之爱、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，非对人类宣战不可。把他们统统消灭掉！”这番话句句在理。

还有邻家猫杂毛哥说：“人类不懂什么叫所有权。”他越说越气愤。本来，在我们猫类当中，不管是干鱼头还是鲮鱼肚脐，一向是最先发现者享有取而食之的权力。然而，人类却似乎毫无这种观念。我们发现的美味，定要遭到他们的掠夺。他们仗着胳膊粗、力气大，把该由我们享用的食物大模大样地抢走，脸儿不红不白的。

白嫂住在一个军人家里，杂毛哥的主人是个律师。正因为我住在教师家，关于这类事，比起他俩来还算是个乐天派。只要一天天马马虎虎地打发日子就行。人类再怎么有能耐，也不会永远那么红火。唉！还是耐着性子等待猫天下的到来最为上策吧！

既然是任情而思，那就讲讲我家主人由于任情而动的惨败故事吧。原来，我家主人没有一点比别人高明的地方，但他却凡事都爱插手。例如写俳句往《杜鹃》<sup>①</sup>投稿啦，写新诗寄给《明

---

① 《杜鹃》：正冈子规一八九七年一月于松山创办的俳句刊物，后由俳人高滨虚子主持。《我是猫》第一章就发表在该刊一九〇五年一月号。